

我不知該怎樣向漸漸長大的女兒訴說她父親的慘死

記得一句名言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今天我要說的是：我的家與當今中國千千萬萬個家正在遭受著同樣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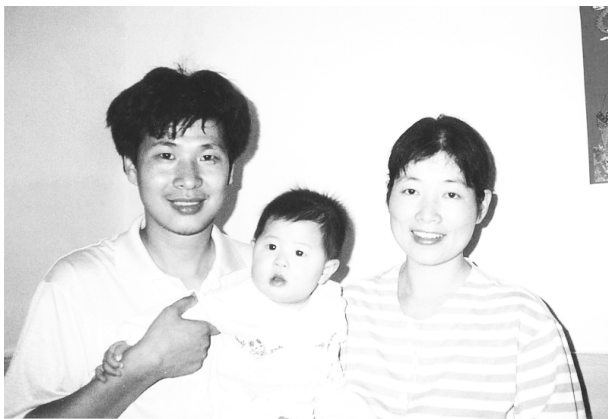
今年七月的一天，房友異乎尋常嚴肅地遞給我一張從網上印下來的消息。我一看標題“被迫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陳承勇被迫害致死”，我驚呆了，陳承勇是我的丈夫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擦了擦眼又定睛看了一遍，千真萬確！噩耗頓時使我全身發抖，頓覺天旋地轉，多時不能自己……過了許久，房友邊流淚邊安慰著我，把我攙扶到我那面容長得酷似父親的女兒的床前，我淚眼模糊地望著這僅十五個月就失去了父親的幼小生命，我的心在加劇地疼痛，我渾身在繼續顫抖……

當此噩耗正使我悲痛得撕肝裂肺之時，家裏相繼又發生的不幸對我更是雪上加霜：阿勇的姐姐（也是法輪功學員）前去認屍時被非法抓進洗腦班，不法之徒妄圖強迫她放棄修煉法輪功，但她認為信仰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大法沒有錯！這是做人的基本權利，所以她堅決拒絕放棄。但是利令智昏的公安不顧其胞弟剛剛去世的屍骨未寒，在8月竟非法判她勞教兩年；阿勇的父親經受不住這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承受不住剛剛痛失愛子又聞愛女被判刑這生離死別的巨大打擊，9月份老人家含著悲冤離開了人間。這接二連三的不幸一齊向我襲來，使我在幾個月裏陷入無比悲痛之中。

對於僅兩個月內家破人亡一兩人慘死、一人落獄的恐怖，我害怕，我不敢只身到那將法輪功學員置於人間地獄的中國去取回阿勇的骨灰盒。對於當初同意阿勇準備在生我、養我的故鄉生活下去，而未申請來澳，我後悔。具有悠久文明歷史的古國，已被當權者變成生靈塗炭的恐怖國家。中國走向何方？當權者為甚麼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如此殘忍？我迷茫，百思不得其解。

阿勇的父親原本是一位花去重金都醫治無效，被中西醫判了死刑的尿毒症垂危病人。修煉法輪功後他

的病神奇地不治自癒了。法輪功給了老人家第二次生命的奇跡，對他們全家人都在那工作的造紙廠以及居住



地區的人們引起了很大震動，也吸引了許多人煉法輪功。當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等當權小人開始陷害法輪功時，老人家乞求地對警察說：“若我不煉，人要死的”。警察無奈地說：“我們也知道法輪功救了你的命，但上面要取締，我們只得奉命。”法輪功使老人家起死回生，江澤民政府又奪去了他的生命。

阿勇和他的姐姐深知法輪大法好，自己一家從大法中受益無窮，感到做人要知恩報恩，要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而且作為公民，有責任幫助政府糾正對法輪功的錯誤定論。於是他們行使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去省政府、去北京上訪，然而卻一次次遭到拘捕且被單位開除公職。單位的同事都說：他們的人品這麼好、工作這麼勤奮卻被炒了，到底公道在哪裏？是啊，在中國，天理何在！

丈夫生前的情景及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不斷在我眼前浮現：他為了躲避江澤民恐怖集團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拘禁（洗腦班），於2000年11月左右開始在外流浪，有家不能回。2001年1月10日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他的身體也一直非常健康。隨著國內強制抓捕法輪功學員進洗腦班的形勢日趨嚴峻，使得他那漂泊不定、經濟拮据的生活更加艱難。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繫。我知家裏電話早就被監聽，我無法再打聽他的住所，只能默默祝福他平安。但七月的那份消息說：“近日傳出陳承勇已

死於一茅棚內，其姐姐認屍時發現屍體已開始變質、變味，估計已死去一段時間才通知家人……”

對於丈夫的慘死，我無比悲傷；對於我們那年幼的女兒還未來得及喊上一聲“爸爸”就永遠失去了父親，我萬分痛心，阿勇非常喜歡孩子。孩子六個月時的第一張全家合影照竟成了我一家永遠的紀念照。當時我和他的姐姐及孩子去動物園的第一次遊玩竟成了最後一次。每當我叫著丈夫給孩子起的名字“法度”時；每當我看到孩子純真地在全家福的照片上親吻時，我的心就在流血。我不知該怎樣向漸漸長大的女兒訴說愛她的父親的慘死；我不知這恐怖將給女兒成長帶來怎樣的影響。面對這一切我的思緒如麻，但有一點自始至終我是非常清醒的：是江澤民政府殘酷迫害法輪功，是江

澤民殺害了我的丈夫，是江澤民使我的家庭及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遭受不幸，江澤民是所有這些悲劇的製造者。

幾個月裏我痛苦萬分無力做任何事，直到今天才有了扶筆之力。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家的悲慘遭遇告訴大家，懇請一切善良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緊急營救那些與我丈夫一樣正在遭受殘酷折磨的中國法輪功學員；懇請所有正義的組織和正義之士能發出正義之聲，盡快制止這場對法輪功學員慘無人道的迫害。你們的一封信、一個簽名、一項決議將會窒息邪惡的殘暴行徑，使像我家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你們的一個真相傳送，將會使那些受蒙蔽的人們明白真相，也可以使盲從者們懂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天理，以挽救他們那正在走向無底深淵的永久生命。

澳洲公民 戴志珍

2001年12月12日於悉尼

2002年元月11日下午三點，河北某市喧鬧的十字路口，一名值勤的交通警察站在崗臺上，手臂高舉著一包錢正在面對等待紅綠燈和週圍過路的人群，揮臂高喊：看！這包錢是她撿的！她是煉法輪功的，煉法輪功的，煉法輪功撿的錢，交這來了！人群中各種各樣驚異的眼神看過去，一位樸實的中年婦女推著賣豆腐的三輪車神態安詳，坦坦蕩蕩面帶微笑而去。

事情是這樣的：這位中年婦女在市場賣完豆腐回家，走在離十字路口不遠的地方見地上有一透明的塑料包從外看到裏面有零錢和一疊整錢，數量不少，下車拾起，想到一定是個做買賣的丟的，錢有零有整，辛苦一天多不容易呀，不定多著急呢！這時旁邊一位老年人說：這回你可發財了，賣一年豆腐也賺不了這麼多錢！

鬧市中的交警高喊：
看，她是煉法輪功的！

“這不是我的錢，我一分錢也不會要的！”她把豆腐車推到路邊，毫不猶豫地徑直走向交通崗的警察，說：我剛才從那撿到一包錢，有丟錢的來找你們請交還他。這警察接過沉甸甸的一包錢，看著這樸實善良的中年婦女發呆，睜大眼，半晌說不出話來。這年頭撿這麼多錢交警察，還真是新鮮事！這婦女一板一眼地說：“我是煉法輪功的，凡是煉法輪功的都會這樣做的。”

這時身後一警察說：“啊！煉法輪功的上那邊登記去。”那婦女坦然地說：“用不著登記，我煉法輪功在公安局是掛號的，公安局，派出所都有我的名，我們煉法輪功都是不圖名、不圖利，默默地做好人。我沒文化，大字不識，就聽師父的話，做好人沒錯！”做買賣的不愛財，撿這麼多錢不動心。這警察不等她把話說完，激動地跳上崗臺。於是出現了開頭的一幕……

出所都有我的名，我們煉法輪功都是不圖名、不圖利，默默地做好人。我沒文化，大字不識，就聽師父的話，做好人沒錯！”做買賣的不愛財，撿這麼多錢不動心。這警察不等她把話說完，激動地跳上崗臺。於是出現了開頭的一幕……

現世現報 警世人

【編者按：善惡有報是天理，是分毫不差的。人不治天治。上天用報應的方式懲戒惡人惡事，是為了告訴世人不要繼續害人害己。希望世人不要被江澤民流氓集團的謊言宣傳所蒙蔽。珍惜自己的善念，珍惜自己的生命。善待法輪功會給你生命的前途帶來光明。】

迫害、誹謗大法者頻遭車禍慘死

甘肅省建二機廠廠長不但屢屢攻擊大法，還執行“經濟上搞垮”的犯罪指令，對本單位的5名大法學員長期扣發工資，進行迫害。2001年10月，他借去成都開會之機，開著單位的高級轎車，帶著老婆、兒子（在校大學生），由廠辦主任和司機伺候著，一路

游山玩水。返回途中，轎車在很寬的路面上突然翻入幾十米深的懸崖。其老婆因有事提前返回外，包括廠長在內的四人全部喪生。若干天後，一放羊人聞到臭味，才發現了這起慘劇。

河北定興中學校長車禍焚身而死

河北定興中學校長田化全，非法強迫全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簽名誹謗法輪功，並恐嚇他們：不簽名的教職員工開除工職；應屆生不准高考，其他學生開除學籍。這樣田化全給自己選下了一條可悲的路。2001年在去高碑店的路上，車被撞後著了火，田化全被活活燒死。

圖片報導

吉林市法輪功學員肖勁松先後被關押在吉林市歡喜嶺勞教所及九台飲馬河勞教所。眾多獄警曾一齊對他施電刑，電棍如同雨點般落下。在求醫無效，被家屬接回家6天後，肖勁松於2002年2月24日離開人世。

